



古序翼

四

紅
1438
4



古序翼卷四言之樂即陳

北筑 龜井昱元鳳著

齊鷄鳴

辨說云此序得之但哀公未有所考豈亦以謚思而得之歟

翼曰哀之為謚蚤孤短折恭仁短折二義也於色荒禽荒殊無相涉若為以酒色自失夫年則哀公之卒也為鼎中肉則非以病沒明矣哀公之後有厲公厲虛名也謚法殺戮無辜曰厲於荒淫怠慢為近古之序者若欲以妄言愚惑人蓋曰癘而曰哀乎且朱子



之為詩以陳古為安。盡剝窳之，無獨是詩而取于序。徵諸辭則無所徵，質諸古則無所質。鳥我未知其何以取之。一則無可棄之徵而棄之，一則無可取之實而取之。惟任其臆而生殺之黜陟之，不殆以律如己乎。輔廣亦何人哉。在女曰鷄鳴，則以陳古為窄狹固滯。在是詩則未嘗疑之。唯朱子馬首是瞻，飄跳如是而敢溷古序。我是以憂。

○還

辨說云同上。

翼曰：鄧元錫言之，鷄鳴刺色荒也。還刺禽荒也。鷄鳴

思古賢妃不言今好內，還言俗好獵，不言君從禽。斯風人之旨哉。可謂明矣。序者之意可以少暢也。朱子曰：俗之不美亦必有所自矣。雖不取哀公而義實襲于古序矣。

○著

翼曰：若在鄭風，朱子其謂之何。

○東方之日

辨說云：此男女淫奔者所自作，非有刺也。其曰：君臣失道者，尤無所謂。

翼曰：君失道繫于詩本義大矣。唯毛鄭潰一以速臣

飛謗耳。且古以履為禮。故強合序之禮。與經之履。支離澁棘。殆不成義。有所不達。故也。禮曰。婚姻之禮。廢則淫辟之罪多矣。著之所以先東方之日也。故序亦以禮責之。其訓弘矣。而以煩言擾之。以致滅裂。惜哉。

○東方未明

辨說云。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挈懸挈之名。壺盛水器。蓋置壺浮箭。以為晝夜之節也。漏刻不明。固可以見無政。然所以興居無節。號令不時。則未必皆挈壺氏之罪也。

翼曰。挈壺氏不能掌職者。居安行也。居有安行。興居不度。朝夕漏刻之節。急緩遲速。一決于意。而不顧挈壺之法。使挈壺氏告諸朝。而恣進退焉。每有常或惡得從焉。故挈壺氏之不能掌職者。所以顯居之行安也。康成懲義說者。淪胥。朱子為其所敗。而唐突古序焉已。

○南山

辨說云。此序據春秋經傳為文。說見本篇。

翼曰。是詩神氣剡于戈戟。激甚。直言居惡而無所還忌。與敝笱載馳大異矣。何則。逝將去女。故也。大夫之去。不亦明通乎。古序之一言不苟。有如是者。庸何知。

非夫子之緒言乎。孔疏云。末二句言作詩之意。以見
君惡之甚。於經無所當。淺矣。宋人引疏註辨說。故予
殊論之。欲使學者知序之物徹無所不尸而用心其
極耳。

○甫田

辨說云。未見其為襄公之詩。

翼曰。若在鄭風。朱子其謂之何。

○盧令

辨說云。義與還同。序說非是。

翼曰。正義引孟子鼓吹其意。于詩發洋洋之聲矣。朱

子新造之說。達則達。而此諸陳古之義。遼焉遠不及
爾。序說何謬。子貢傳曰。襄公好田。大夫風之。賦盧令
其義一也。傳雖雜說。與序說合。又可以廣異聞。推古
論也。國語齊桓公謂管仲曰。昔吾先君襄公田狩。畢
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惟女是崇。襄公之淫於原
獸。可徵也。

○敝笱

辨說云。桓當作莊。

翼曰。朱子以序為字誤。予則二國患不成義也。若以
為說誤。予義固明徹矣。安成劉氏辨頗悉矣。而主臆

不如師古子貢傳亦為刺桓公

○載馳

辨說云此亦刺文姜之詩

翼曰莊公五年復夫人姜氏如齊師胡康侯引是詩為論其義明融子貢傳亦云刺姜氏會于齊師之詩其說協補義胡胤嘉曰詩人無一語及淫譎而其惡著無一語及刺貶而其刺深此詩之為微妙也朱熹但以為刺文姜然則襄公之罪可未減乎汪德輔曰朱韜四驪言齊襄車馬之盛也予曰朱子之解直易古序之解深婉于詩咸通惟序則盡于義矣南山刺

襄敝笱刺桓與姜載馳刺襄與姜猗嗟刺莊夫襄兄也姜妹也桓夫也姜婦也莊子也姜母也皆不免君子之責者四詩而色荒之刺備矣且是詩齊人所作故其言外也顯而言內也隱惟古人知之

○猗嗟

辨說云此序得之

翼曰朱子之解至是窮矣不能不從古義也不能不探辭外之意也岡生極言莊宜仇襄齊詩豈有是理乎此大不達序也序之至確一差千里嗚呼尚矣哉

○魏葛屨

翼曰若在鄭風朱子其謂之何。

○汾沮如

辨說云此未必為其君而作崔靈恩集註其君作
君子義雖稍通然未必序者之本意也

翼曰以孔疏按之古君或作君子王肅孫毓本皆然
並通固不以一字數大義也說出本篇

○園有桃

辨說云國小而迫日以侵削者得之餘非是

翼曰詩惟曰心之憂矣而不言所以憂之之故其蔑
以知之是以序傳特標其所以而旗詩人之衷也古

義積唐千載不振人誰盡明鮮克察之亦因信之不
篤也不然序之高妙古潔而惟是敷衍也乎

○陟岵

○十畝之間

辨說云因削則民隨之序文殊無理其說已見本
篇矣

翼曰勃窣理窟達士耻言之夫兵亂之餘荒潰之勢
豈可以平常論之乎土曠而民不居者有之民聚而
土蹙者有之我瞻四方蹙：無所聘言有人無土也
哀憫中國具贅卒荒言有土無人也毛鄭之說率合

却失朱子新意。扭捏無稽。殆乎迂矣。蓋以詩連伐檀。有是說邪。若在鄭風。朱子其謂之何。要之不稽於古。不徵於辭。獨師其心。而制命於己。郭索蜚逞。何所不底。況是詩。譬、小言。可左可右。乎。以臆構之。豈翹賢人。道思是取。蓋十畝。極言其小。東萊之說善矣。閑、泄、懶惰弛緩之意。行與子還兮。樂郊之行。已發於言外矣。此蓋古序之義也。可謂高明。耀于衆說。我又見古人之犇軼絕塵。而朱子之瞠乎後矣。昭公十七年。晉荀吳滅陸渾之戎。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此陸渾民少。而甘鹿地小也。可以執朱子梗古歟。

○伐檀

辨說云此專美君子之不素餐。序言刺貪。失其指

矣。言當作日

翼曰。美君子者固矣。而所以美焉者。在刺暴上。汚吏也。取禾縣貆。明是風貪者也。河水清漣。明是贊廉士也。庶士而伐檀。明是惜遺才也。彼君子而不素餐。明是為素餐。于此者。發之也。合此數義。風旨乃全。朱子說已鬆膚。且爾庭不成。辭若以刺貪為失指。則碩人專美莊姜之盛。而朱子謂之刺莊公者。殊為左氏之徵。故不得已而唱失指之說也。歟。天經地緯。理有所

定朱子奚若辨折之不直則道不見我敢不直

碩鼠

辨說云此亦託於碩鼠以刺其有司之詞未必直以碩鼠比其君也

翼曰序之於此興也盡矣夫國人方且離散而歸樂土其辭之厲乃其所也齊南山大夫之去在序魏碩鼠百姓之去在詩大夫受寵祿者尚且比君以狐則小民苦于厚斂者乃以鼠喻上何不類之有不疑齊之狐而嫌魏之鼠亦不充其類已抑君似鼠武仲言之仲尼智之况詩之為詞勢不切迫刺君與有刺司

渾然一形無復壑跡以是相軋頗近朝三暮四矣凡朱子於是等激辭為失和平之旨聖人宜不錄之哉有是言也然而君視臣如土芥臣視君如寇讎孟子既言之今魏使民眈然亂離則視鼠之比猶為未甚焉且作詩者與編詩者不同戒作詩者曰毋失平和猶可抑編詩者曰毋存激辭不可班史曰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以是觀之編詩者恃廣錄君道之本民志之變崇替窳隆之所由以戒後君人也是以南山碩鼠之列于國風欲使天下人牧知暴橫之報民人怨怒至此而自警戒

怵惕焉。春秋之義。君雖無道。其惡未及於民。則從末
減也。古序之言。與春秋相發。故君子翫其義。而藥石
焉。小人誦其詞。而興觀焉。又惡拘于細嫌。而忽大體。
六詩之道。或直或汙。其可壹乎。朱子若必以和平概
之。則其所翫多少。涵詩又何所取乎。至若夫所謂詩
使人得情性之正者。仲尼之訓。未之有也。蓋或有之。
而概諸三百。恐泥矣。

○唐蟋蟀

辨說云。河東地瘠。民貧。風俗勤儉。乃其風土氣習。
有以使之。至今猶然。則在三代之時。可知矣。序所

謂儉不中禮。固當有之。但所謂刺僖公者。蓋特以
謚得之。而所謂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者。又與詩
意正相反耳。况古今風俗之變。常必由儉以入奢。
而其變之漸。又必由上以及下。今謂君之儉。反過
於初。而民之俗。猶知用禮。則在恐其無是理也。獨
其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者。為得之。然其所以不
謂之晉。而謂之唐者。又初不為此也。

翼曰。僖公若以謚安鑿。則昭公之有山。有樞。何也。昭
公若以他人入室安鑿。則蟋蟀亦屬之。昭公可也。何
苦遠引僖公為序者。雖迂。恐不然矣。况其不迂不妄。

不鑿亦必有可傳矣。以禮自樂。正是詩本義。太山之
幹。沒羽正鵠。昧者猶曰失之。其罪焉在。論風俗之憂。
亦是梗矣。人情世風。一大活物。豈若靜坐臯皮眇論。
死套然哉。或上失其德。國先是移。或民風未變。君道
虺積。惟在其時勢所流激已。顛沛之揭。本實先揆。上
亂民也。昊天孔恤。我慎無辜。民未變也。詩說出于本
篇。可考序之適當。莫加焉。唐帝堯之都。而叔虞國號
也。本其風俗。故稱其古號。乃堯之舊也。風俗乃古號。
堯之遺也。故繫之堯而論之。明雋莫加焉。朱子乃曰。
唐者仍其始封之舊號耳。序者牽合鑿說。安成劉氏
亦曰。序者據季札之言。而不知太師特係以始封之
號。而初無與於堯也。夷考二子之言。蓋謂序者不知
唐是晉古號。歟。其亦甚矣。唐之為晉。荆之為楚。五尺
童尚且諳之。序者奚而不知也。有遡河至積石者。言
于衆曰。我能極源。而不知其人既已窮星宿海也。何
以異于是。

○山有樞

辨說云。此詩蓋亦答蟋蟀之意。而寬其憂。非臣子
所得施於君父者。序說大誤。

翼曰。朱子之為詩。率詣直遂。故有此說也。如古序則

不然詩之為物高如秋雲在天遠如水波歸海高則人仰之遠則人望之是以雲與波無心而撼人心之感悠然有不可禦焉若乃不高不遠直當眉睫又何感之能撼以古序為詩者能至此域可謂達矣夫山有樞所以刺昭公而昭公非詩中人詩中人非意中人意中人真諸言外使仰而望之故所謂子者特詩中人而非直斥昭公也詩之文諫之譎可怨可刺者以是也抑秋雲之浮水波之流如彼其無心而遠客怨女猶且以為為己愁者民之性也然則昭公而論是詩雖無切直之逆于耳身為其意中人則觀之得

不戚焉猶有望焉故高也遠也唯其高也遠也故其言不迫其入之也柔矣是以詩人未嘗見刺居其迹而君亦未嘗不莫逆于心名實未形而心神交通其善喻也為詩而不達此義猥躁蘄鑿於是乎興引繩批根於是乎熾古之君子厚重乎小序毋所苟詆朱子鷹鷂之舉一攫而靡之群雛弱羽競而學搏鸞鳳鏘々之聲日遠矣

○揚之水

辨說云詩文明白序文不誤

翼曰固生云朱熹解是詩為叛者自作非也真欲叛

者何肯作詩以泄其事異時潘父弑昭公迎桓叔
人發兵攻桓叔則國人之志可以見已予曰朱子雖
弗序詆亦弗序知烏爾

○椒聊

辨說曰此詩未見其必為沃而作也

翼曰朱傳椒實之義恍惚矣哉嚴粲輔廣不能不遵
古序我又何言子貢傳雖有闕文猶存曲沃盛三字

○綢繆

辨說云此但為昏姻者相得而喜之詞未必為刺
晉國之亂也

翼曰此朱子之竺癘沉痾也且于鄭風為男女自作
而是謂之詩人叙之何其恣矣一身五心心有伏機
不如古序之有恒也已

○杕杜

辨說云此乃人無兄弟而自嘆之詞未必如序之
說也况曲沃實晉之同姓其服屬又未遠乎

翼曰人無兄弟而自嘆之詞可謂特見勝康成之迂
卓矣唯不知其所以風刺上者泯詩之用蔑古之義
以不稔小序之旨故也我於山有樞業已論之曲沃
將叛何有於服屬詩人何以內之也乎段不弟故不

言弟。春秋之志。赫如天日。誰敢疑之。朱子過夫。鄒忠胤駁朱子云。夫詩明言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同姓。求助于人者。立言固若是乎。

○羔裘

辨說云。詩中未見此意。

翼曰。此集傳之所闕如也。若在鄭風。朱子其謂之何。今以序替之。辭義平夷。何疑之有。爾雅居、究、惡也。按家語子曰。由是倨、者何也。荀子作裾、。古居倨。裾通用。趙禹傳。禹為人。庶裾。酷吏傳。條侯至貴。居也。裾居皆倨也。可觀居、。即倨、之義。究、。蓋窮極。

少思之義。故爾雅合而訓之。以惡。惡憎也。予信古序。故因不恤字成解如此。羔裘豹祛。乃鄭之羔裘豹飾。惟子之故。惟子之好。乃鄭之不逮。故也不逮好也。文例字義。辟如聯璧。朱子曰。詩中未見序意。何為出此言也。

○鶉羽

辨說云。序意得之。但其時世則未可知耳。

翼曰。揚水之後而無衣之先。亦足以徵古序焉。爾

○無衣

辨說云。序以史記為文。詳見本篇。但此詩若非載

公自作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耳。序乃以為美之。失其旨矣。且武公弑君篡國大逆無道。乃王法之所必誅而不赦者。雖曰尚知王命之重而能請之以自安。是亦禦人於白晝大都之中。而自知其罪之甚重。則分薄賊餌貪吏以求私有其重寶而免於刑戮。是乃猶賊之尤耳。以是為美。吾恐其獎姦誨盜而非所以為教也。小序之陋固多。然其顛倒順逆。亂倫悖理。未有如此之甚者。故予特深辨之。以正人心。以誅賊黨。意庶幾乎大序所謂正得失者。而因以自附。

於春秋之義云

翼曰。王法之論。核覈殆盡。至論小序。逗漏模糊。夫序所謂其大夫者。非稱曲沃大夫也乎。曲沃大夫從武公伐晉克之。遂濟其本謀。唯在王命命之耳。王一以命乃居位定矣。是故稱武公尊周之意。以媚于王人。爾夫臣人而為其君請命定位。豈得非譏之乎。其美之也。又何咎。朱子所論。非是。篇所闕涉也。夫未深考文義而直聾聒。蹈舞詢罵。古人以聖人之業自任。吁亦何暴躁不檢矣。安成劉氏又簧鼓而從其後。以詠古人為務。其狂鬧可厭。我未信其正人心哉。客難云。

曰。無衣之所以美之。乃聞命矣。抑曲沃大夫從君。旋昏以成其惡。亦亂臣賊子也。亂臣賊子之詩。而編諸周樂。何邪。予曰。世家之言。雜說放紛。非左氏。蔑以取信。左氏唯記晉為最密。而其滅翼殺哀侯及小子侯。內外傳之言。固為逆矣。而至其并晉。堙然不可考。爾不可考。則其時勢云為。亦不可臆想。爾若獨徵諸世家。而垢辱晉武。抑如衛武。何以世家之言。則衛武乃弑君賊兄。亂臣虐弟也。風之淇奧。雅之賓筵。及抑。其何以稱矣。周衰諸侯。亂矣。簡牘錯矣。記聞異矣。事實違矣。惟其文粹事核。可以負徵者。左氏存焉。而儒者

或疑之。况世家擡秦燹之遺文。輯衆家之私說。加以撰述之未備。猶可必乎。我惟信小序。其繇左氏。故於無衣。取之亦唯左氏小序。可信者。明之可疑者。闕之。儀刑先賢。從舊文。而貫之。竊庶幾乎知之次也。歟。客曰。世家之不可信。已聞命矣。而左氏亦有滅翼。獲哀。則曲沃之為晉。逆可知矣。予曰。子必鞫治武公。而後快于心乎。武公以都城入宗國。則子之判明矣。僖公之頌。曰。實是大王。實始翦商。證此言也。文武之業。亦不可信。子將何以判之。千古龜筮。事有可考。亦有不可考。姑從可考而論之。其不可考者。闕如可矣。何必劓

別迫逐自以為智。縱武公之逆是明而亦無害於此。詩之為美矣。雖朱子掉長喙以號之。其所釋是詩。殊未融也。且以是詩為武公之詩。乃古序所發。若振刷古序。而曰唯余心所命。為男女戲譎之詞。可為綈袍恋之意。可。何以武公為。今朱子既取于序。又從所罵之所謂。食其食而嘲其人也。無誓之言。不可必也。春秋之道。不可僭也。古自有古之論。不如通鑑綱目論人然。楚子圍篡弑之賊也。而孔子曰克己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如此。豈其辱於乾谿哉。孫文子賊臣也。感季札之言。終身不聽琴瑟。子曰文子能克己服。

義可謂善改矣。春秋書曰趙盾弑其君。孔子乃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夫古之論人也。各就其事。為而擬議之。故子曰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劉原甫曰。寔風寔於正也。寔之中有美。美之中有刺。取其一節。不兼其義。庶衣其惠。足以得民。其知足以使臣。其力足以兼國。然而不自安也。待天子之命。然後安。是之取爾。雖未盡古義。可謂善言詩矣。不然。幽王驪山之難。宜曰得曰不暎乎。小弁親之仁。孟子其欺我也。歟。客曰。朱子言君臣天民之常嚴矣。吾子擾之。無乃不可乎。予曰。

朱子之嚴予所畏也。豈其擾之乎。抑有古人者。不好空言而其言頌容如也。桓公殺兄。管仲事仇。而孔子賢之。未有以王法律之也。以王法律之。孟子作俑。孔子許管仲以仁。而孟子非之。若以聖言律之。則孟子乃孔門之罪人。也是以言不可如是其幾也。

○有杖之杜

辨說云。此序全非詩意。

翼曰。朱子雖詠序。其說乃實蹈襲之。若在鄭風。朱子其謂之何。風雨猶且淫之。則何有於是詩。

○葛生

○采苓

辨說云。獻公固喜攻戰而好讒佞。然未見此二詩之果作於是時也。

翼曰。子貢傳雖有闕文。采苓之為晉獻。遺文可推。獨怪朱子以采苓為刺聽讒之詩者。何期若在鄭風。朱子其謂之何。鄭之揚水曰。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語氣與采苓肖。朱子既解彼以淫。而采苓之不為淫。豈以唐風故乎。

○秦車鄰

辨說云。未見其必為秦仲之詩。大率秦風唯黃鳥。

渭陽為有據其他諸皆不可考

翼曰從朱子之臆則渭陽何據之有愚按鄭語桓公問於史伯曰姜嬴其孰興對曰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也且大其將興乎古序所謂秦仲始大可徵朱子解車鄰曰創見誇美之辭特以秦風故言之已然則雖曰以辭徵詩亦不能不參諸其因而論之噫朱子之臆殆荒矣使車鄰駟驥列于三衛齊唐朱子豈有若創見夸美之說若使瞻彼洛矣裳者華編于秦風其豈不為車鄰駟驥乎

○駟驥

○小戎

辨說云此詩時世未必然而義則得之說見本篇翼曰集傳以小戎為襄公之詩未必然而從之此解經以姑息也予則茲不悅

○蒹葭

辨說云此詩未詳所謂然序說之鑿則必不然矣翼曰若在鄭風朱子其謂之何以序為鑿我未知其說如何蓋亦迷毛鄭而墻面也歟不然古義平暢直美何謂鑿矣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正是秋天肅殺之象以比秦人勁猛之風未得陽和溫柔之美未能用

周禮乃是謂矣本篇論之悉矣

○終南

○黃鳥

辨說云此序最為有據

翼曰諸家誰不曰刺穆公乎而古序首以哀三良發之嚴哉何以謂之嚴曰穆公既卒又誰風刺乎

○晨風

辨說云此婦人念其君子之辭序說誤矣

翼曰朱子以廢廢之歌有忘我字引之為徵且曰蓋秦俗也何其佻儇粗率矣若在鄭風朱子其謂之何

廢序而誦詩何獨怨女之取

○無衣

辨說云序意與詩情不協說已見本篇矣

翼曰序之所以與詩協者朱子其或者未之考也乎不然何其言之苟矣詩之大旨正在同袍同仇之義君亟用兵而不嗾民同欲故賦同義相死之道以風刺之凡軍和則克士離則潰昏明之術恒必由是因而以為刺者如此其辭之游演不逐先王之澤也其氣之感慨果烈方土之風也信能志夫為詩之殷叩兩端而竭焉則知衆說之愚沲爾序稱秦人刺者為王

師實之也密哉

○渭陽

辨說云此序得之但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兩句若為康公之辭者其情哀矣然無所繫屬不成文理蓋此以下又別一手所為也及其即位而作是詩蓋亦但見首句云康公而下云時為太子故生此說其淺暗拘滯大率如此

翼曰是序之文高妙古雅而意甚穠至母子之情千載感人感故有格故立誠君子脩辭入神入微後世雖有能文天下無復為之副者焉已母之不見者

言母不在正義繆矣念者康公念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者自念字落來乃康公念中之事故省曰字而悽愴之心著矣孟子曰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又曰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恕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又曰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與鄉人處由之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為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此皆省曰字而成文高古者朱子之言果

是孟子亦不成文理也。嗚呼！古文之所以與後生相
萬其惟是已。朱子弃辭抉理，宜其踈矣。豈謂序如註
疏文凡近冗瑣絮者然哉。及其即位者，文公定位
于晉也。康公之即位也，文公薨之後九年。上距文公
入于晉十七年矣。至是，你是詩不亦遠乎。古序必不
若是迂怪正義。泥太子字以愆本義。朱子襲其愆以
呵責之，皆未能或之明也。左氏秦穆公既納惠公於
晉，惠公不報。穆公伐晉，及韓，惠公使請戰。穆公使公
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
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杜預曰：列位也。然則定列猶

曰即位。文意氣勢相照察之，可以發明也。正義曰：舅
之反，毋宿心也。可謂明矣。何則？秦姬申生齊出也。重
耳夷吾戎出也。申生既死，夷吾無禮，獻無異親，民無
異望。秦姬賢夫人也。其深憂宗國，必有望於重耳而
重耳十九年于外，秦姬遂不及而卒。雖然，康公太子
也。其豈無穆姬憂國之言及於北堂定省之日邪。乃
今而文公自秦往也，母之言猶在耳，不忘。康公之喜
可知。有此其喜，母既以止，則康公之喜與哀半。終天
遺憾，惟因舅氏已抑渭陽之別，尚有所憂。懷公在晉，
呂卻與偪師之濟否，亦未可知。既入而位定，夫然後

母之志遂矣。康公之心安矣。詩於是乎作矣。故曰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以為康公即位則文公特若九京白骨而所思其何事乎。又何必即位而後思之乎。果然首句所謂念母亦唯十七年外舊事耳。古序大明如日中天曷其奈何有是昏妹乎。朱子視序如髦之弁固不研精于斯。意有不安付之一擲其不入古序之門。胡足怪也。獨怪不察其文脉所貫乃非曰此又別手所作。殆如姦酷之吏陰險探索巧舞文以陷人者。嗚呼。論詩而同為孔門蓋臣不念同寅協共之道。包藏禍心以圖陷之。豈繫仲尼傳述之旨。又將

惡在翼戴聖人而贊成經典。不有古人。烏有古書。苟志於道而正論之。豈弟可也。又烏用爭。爭之謂敗德。學者察之。

權輿

陳宛丘

辨說云。陳国小無事實。幽公但以謚惡。故得遊蕩無度之詩。未敢信也。

東門之枌

辨說云。同上。

翼曰。疑門一癸。天下事物莫不可怪。人有止鈎意其

隣之子視其子。言語竊鈎也。動作態度竊鈎也。顏色竊也。遂以為竊鈎矣。俄而得其鈎。又見其子。動作鈎言容。無似竊鈎。此古善諭也。

○衡門

辨說云。僖者小心畏忌之名。故以為愿。無立志而配以此詩。不知其為賢者自樂而無求之意也。翼曰。朱子疑序者也。其有是言亦當而自我觀之。可謂善護善陷已。若在鄭風。朱子其謂之何。

○東門之池

辨說云。此淫奔之詩。序說蓋誤。

翼曰。漚麻之興。序說至悉。正義曰。實刺君而去刺時。廣之也。

○東門之楊

辨說云。同上。

翼曰。從朱子之說。陳風之淫。與鄭相若。仲尼盍曰。陳聲淫乎。

○墓門

辨說云。陳國君臣事無可紀。獨陳佗以亂賊被討。見書於春秋。故以燕良之詩。與之序之作。大抵類此。不知其信然否也。

翼曰朱子幹棄序而辭義渾敦興之不興甚於嚼蠟古序終不可刊也朱子恒云序據史記以謚生說我見陳佗而知序者非特徵史記史記以佗為厲公序者不然與春秋契合夫墓門僻而棘難長况斧戕賊之乎又何以蕃猶牛山之木濯也也比陳佗國小性凡而群小咻之不能立身為是詩盡而不汗惡惡甚也郝敬駁朱子曰夫事孰有大于弑君者陳之有佗猶衛之有州吁鄭之有叔段皆國家大故采風而無刺奚貴為風故陳之墓門猶衛之終風鄭之叔于田

○防有鵲巢

辨說云此非刺其君之詩

翼曰宣之為謚也聖善周聞于信讒有何涉合陳佗之後厲公之先有厲公躍者以謚生說厲則切而宣為迂矣朱子說以淫溺鄙醜之事未見其勝唯聞其臭郝敬駁朱子曰以予美為男子則簡兮為怨女矣以予美為婦人則離騷為曠夫矣

○月出

○株林

辨說曰陳風獨此篇為有據

○澤陂

○檜羔裘

翼曰豈不爾思者思猶不思之辭諸用是句皆同語例只四牡末章語異其勢安成劉氏曰未有以見去其君之意液備甚矣

○素冠

○隰有萋楚

辨說云此序之詩說見本篇詩疑當作誤翼曰集傳云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噫嘻檜國政賦之跡何所徵而敢言之

○匪風

辨說云詩言周道但謂適周之路如四牡所謂周道逶遲耳序言思周道者蓋不達此意也言當作

但言當作

翼曰周道二義周行三義何必凝滯矣况詩如蜺閣蜃樓妙用在活其義在活其義素不死于一隅也已

○曹蜉蝣

辨說云言昭公未有考言當作曰

○候人

辨說云此詩但以三百赤芾合於左氏所記晉侯

入曹之事。序遂以為共公。未知然否。

○ 鳩鳩

辨說云。此美詩。非刺詩。

翼曰。朱子執其新闢之見。斷然為美詩。嗟曹區。小腆而能正四國者。其誰居。齊晉雖大。未有斯言。我益信古序確而允。莫之或加也哉。明者辨焉。

○ 下泉

辨說云。曹無他事可考。序因候人而遂以為共公。然此乃天下之大勢。非共公之罪也。

翼曰。道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朱子之言。我未之服。自周室卑。天下莫不訐亂。而國有其風。風有其詩。詩有其刺。所以異也。雖則天下大勢。君道不亂。暴民靖其政。何以興。列泉之謗。子國則不競。以歸時勢。橫暴之君。將藉口焉。古序不啻詩義。純白。廊廟之憂。牧民之道。咸具矣。

○ 豳七月

辨說云。董氏曰。先儒以七月為周公居東而作。考其詩。則陳后稷公劉所以治其國者。方風諭以成其德。故是未居東也。至于鳩鳩。則居東而作。其在書可知矣。

翼曰季札論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
平古序之明曉左氏齊微董朱之言真臆中私說耳
况周公無居東之憂身為冢宰以戒成王將列大雅
比公劉何風之為朱子未知豳之所以為豳焉爾知
詩在知體知體六義可言六義不可言詩其殆乎熄
矣陳傅良曰七月言先公風化公劉言建國居民風
雅之不同也若而論唯知七月之所異于公劉而不
知其立體之所以異也千古萬古唯序者獨也其可
及焉乎

○鴟鴞

辨說曰此序以金縢為文最為据
翼曰救乱最有發揮不用金縢語以二言弁首句善
哉

○東山

辨說云此周公勞歸士之詞非大夫美之而作也
翼曰序雖曰大夫美之其非周公勞歸士之詩而何
勞歸士古義也若徵于辭則為歸士述感之詞可也
朱子之言果是湯誥成湯作而太誓武王作也歟古
義有傳非有明證不可私議且古人之妙于文也觀
周公東征則似非勞歸士為觀大夫美之為文如不

辨說云此序以金縢為文最為有據
翼曰救亂最有發揮不用金縢語以二言并首句善
哉

○東山

辨說云此周公勞歸士之詞非大夫美之而作也
翼曰序雖曰大夫美之其非周公勞歸士之詩而何
勞歸士古義也若徵于辭則為歸士述感之詞可也
朱子之言果是湯誥成湯作而太誓武王作也歟古
義有傳非有明證不可私譏且古人之妙于文也觀
周公東征則似非勞歸士焉觀大夫美之則似非周

公勞之焉。觀說以使民則似非大夫美之焉。文如不應而義乃相抱不可捉一隅以端倪也。

○破斧

辨說云。此歸士美周公之辭。非大夫惡四國之詩也。且詩所謂四國猶言斬伐四國耳。序說以為管蔡商奄尤無理也。言當作曰。

翼曰。是謂之美則汎矣。謂之惡而後義悉矣。非翹惡之又非翹美之。合美與惡義在其中。此序之周者也。且序惟曰四國不言其為管蔡商奄。朱子麓安至此。平詩所謂四國二義皆通。何必定于一哉。朱子註狼

跋曰。公之被毀。此非四國之所為。是四國為萬邦歟。為二叔商奄歟。一定一否。為麓安也大矣。

○伐柯

翼曰。朱子之解。怪恠妄僻。無足取焉。若在鄭風以淫題之必矣。然毛鄭不獲其說。殘斷離跂。則人之莫序信亦宜矣。是詩首章言惟賢知賢。以刺朝廷之不知也。次章言以賢觀賢。賢者可知也。新安胡氏曰。序云美周公猶未甚失。而刺朝廷之不知。是詩中所無之意。嗚呼。胡氏惡知古義。予有所懼。故明論之。夫豈風非憂乎。憂者非正之名也。二南之化未尚鮮不正。况

周道四達之際。何憂之有。而其風不正者。非以君臣相誚乎。是以序者。殊三致意于斯。七月乃曰周公遭。寢。鷓鴣乃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東山乃曰東征三年而歸。破斧乃曰以惡。四國伐柯。九罭乃曰刺朝廷之不知。狼跋乃曰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是皆言幽之。所以為憂。而憂之。所以為憂也。不然。憂之所。以不為正者。幾乎微矣。既盡其義。又盡其體。文明四射。日月爭光。非古之高賢。博物而深於詩者。其孰與焉。後世諸子之為詩。屢能迫逐其辭。以拮以摘。以語遠。則玄妙不切于人。以語近。則汗腐不上于口。又何

以及序之。所以為序。况蔽于康成區々之言。以警。于古序之側。反易先賢。芟夷舊文。獨叫于千載下。不自知其小人。而無忌憚。甚矣其惑也。學者而至是。洪水猛獸。何翅揚墨。是取。

○九罭

辨說云。二詩東人喜周公之至。而願其留之。詞序說皆非。

翼曰。朱說亨否。不必辨矣。至非序說。則不可不辨。毛鄭之解。並非。是詩首章。以比周以大聖。而羅群小公之猜也。次章以嘆公不獲安其位也。卒章以言衮衣。

之人不可不在王廷也。歸者歸于周也。周者公之采也。故序曰周大夫刺朝廷。王人云乎哉。古序負粹高。覃千載德以護光。刺以美著。細字如獨繭之絲。錯乎成。綦組之文。朱子惟不用其明。是以比于昧。其言曰。說詩者緣序有刺朝廷不知委曲附會之費多少。辭語且寬裕溫柔。詩教也。今人說九罭乃責其君何得寬裕溫柔。予曰。此說者之失也。不可以近人之斷而咎工師焉。溫柔敦厚亦總全之義也。其豈絞焉乎。朱子若徵之。乃所謂淫穢二十有八篇。又何寬裕溫柔之有。若乃古序則譎而不訕。以致其期。雖曰刺淫亦

復無刺。况是詩乎。郝京山駁朱子曰。夫居東公之不幸也。不以朝廷失公為憂。而以東人見公為喜。其于君子立言大義。近兒女私情。何所見之昧。而所愛之細乎。

○狼跋

翼曰。朱子不從序。故天淵湫底。比興不體。仲尼曰。閔。雎興于鳥。取其雌雄之有別也。鹿鳴興于獸。取其得食相呼也。以是推之。是詩之比于狼。又豈無所取焉哉。朱子嘗云。此興有些意義。而集傳不言其意。要之。朱子所謂興者。異乎古所謂興者也。六義析辨之備。

